

达尔文
在貝格尔艦上的
旅行日記

达尔文著

科学出版社

臨江府
在明倫彙編上的
關切與影響

王德信

● ● ● ● ●

达尔文在貝格尔艦上
(1831—1836年)的旅行日記

〔英〕查理士·达尔文著

〔英〕諾拉·芭洛 編輯

周 邦 立 譯

科 学 出 版 社

1958

14371

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M.S. "BEAGLE"

Edited from the MS

by

NORA BARLOW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

Edited from the MS by Nora Barl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33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达尔文的孙女諾拉·芭洛所編，初次在 1933 年出版。它是达尔文在貝格尔艦的航行期間里，依照日期次序連續記写的日記。这本日記是生物科学中的一种重要研究資料。另外，从这本日記里，我們还可以看到这位偉大的科学家怎样在青年时代里就具有着反对奴隶制度、热爱祖国与下層民众、積極与切实研究自然科学、以及奋不顧身地参加探險工作与体力劳动等优良的品质。1959 年就是这位偉大科学家誕生的 150 周年和其巨著“物种起源”出版的 100 周年。

**达尔文在貝格尔艦上
(1831—1836 年)的旅行日記**

〔英〕达尔文著
周邦立譯

*

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1 号

科学出版社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1958 年 8 月第 一 版

書号：1221

195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503,000

（源）报精：1—523

开本：787×1092 1/18

报平：1—586

印张：20 5/9 插頁：2

定价：(10) 报精：3.90 元
报平：3.20 元

譯者前言

現在這本旅行日記，是达尔文的孫女諾拉·芭洛 (Nora Barlow) 所編，初次在1933年整理出版。它是达尔文親自手勘的考察日記 (中譯本：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 所依據的基礎稿本，是他在貝格爾艦的航行期間里，按照日期次序來記寫的；因此，我們可以閱讀到他每天的生活情形，他旅行和考察所到達的地点，當時他對於自己所觀察到的事物的感想，尤其是對於奴隸制度、當地政局、外國軍事侵略、殘殺當地土人以及軍艦上的虐待情形等社會不平現象的感想。同時可以看到，达尔文能够在一天的忙碌的工作以後，在狹小的船艙里，或者在簡陋的茅屋里，設法抽出時間，寫出這本日記來，而且有好幾天的日記寫得非常詳盡和有很多字數；這種情形真使我們感到欣佩，而且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當我們看到他在極度痛苦的暈船日子裡*寫出有進無退的堅決的字句“只要你愈是和敵人鬥爭，它就會愈快的投降”的時候，就會感到自己向科學進軍的決心和努力真是遠不及他了。

达尔文在自己所發表的考察日記里，時常把現在這本旅行日記里的記述文字前後顛倒和刪略修改，而分列到各章里去。例如，1832年11月3日的日記，就分列在第6章(1833年9月20日)和第7章(9月27日)里面。還有，例如1832年10月初次在巴伊亞布蘭卡和海爾莫索山一帶發現骨化石的情形、初次到達智魯島的情形、在南非洲和亞速爾群島上的考察等等，都在考察日記里被刪去了。因此，苏联索波里教授在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的俄文譯本的緒論文章里，認為這本旅行日記也是重要的研究資料(參看該書中譯本第16—17頁)，並且從這本書里引舉了一些過去沒有發表過的文字，來證明达尔文對於物種不變的教條的懷疑態度等情形。

現在這個譯本，是按照1933年初版的英文原文直接翻譯來的。原書編者的附注，本來排印在書末，現在改排在當頁的下面。譯者也增加了一些附注。在原書編者的序文後面，她編寫了“查理士·达尔文所發表的有關貝格爾艦航行方面的著作目錄”，但是這對於我國讀者不需要，因為有很多講到書籍版本、顏色、大小和原文封面與內封面上的文字等等，而且在另一本中譯本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 (諾拉·芭洛編和作緒論，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 里也有簡略的介紹了，所以不再譯出。還有兩個附錄，說明這本旅行日記和以前所發表的考察日記的內容有重大不同處的頁數和行數(都是指英文原本方面)的對照；這對於我國讀者更加不需要，因此也沒有把它們譯出。

中譯本所用的人名和地名的譯音，是參照已出版的一個自然科学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一書中譯本而採用，並在書末加編人名、地名和事項索引，以便讀者參考。

最後，還希望讀者和專家幫助，指出譯文方面的缺點和錯誤，以便在再版時候更正。

譯者

1958年2月

* 參看1831年12月29日的日記。

原書編者的序文

在查理士·达尔文在貝格尔艦的航行期間里所写的原稿紀念物当中,有一堆小型的怀中記事簿(筆記本);它們一共有 18 本;达尔文在他的五年的环球旅行时期里,就在这些筆記本里,最初用鉛筆潦草地記写下了他的观察和印象来。* 这些小筆記本就是他在陆路旅行时候的經常的伴侶;从它們的簿面破損和書写簡略的情形方面看来,使人会鮮明地意識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这些悠久的日記是真实的記錄。在这些筆記本的記述和其他雜記当中,还乱写着一些囑託他的僕人的备忘的話:“配裝蹄鉄的騾子;捕鼠机;小型植物采集箱。”还有一些在下一考察旅行时候必需攜帶的物品目录:“睡帽,黑色絲帶,丸藥合,勃拉馬式笔,2 磅肥皂,烟草。”这些記錄在旅行的安排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查理士·达尔文在旅行时候帶了“印第安人的橡膠布的雨披”去,在这种雨披的一角,縫有一个盛水的小囊;这个知識也是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这些潦草的鉛筆字时常是很难辨認的,而且他的印象象流水一般冲奔过去,在它的河道里显露出突發的想象的雜合物来。

“我們的午餐是米飯和雞蛋……到达我們的宿夜地点大約是 9〔点鐘〕。沙土平原、沼澤平原和叢林輪流出現。在朦朧的月色里面騎行經過它們;沙錐的叫喊声。夜螢,少数的噪叫的青蛙和欧夜鷹。”(1832 年 4 月 8 日)。

“……5 点鐘就騎馬出發。天空开始抹上紅霞,先是恒星消失,接着是行星消失……。”(1832 年 4 月 10 日)。

“纏繞植物,纏繞在另外的纏繞植物身上,好象是長髮;美丽的蝴蝶(鳞翅目 *Lepidoptera*);靜寂;奧桑那! 青蛙的習性象蟾蜍,跳躍緩慢;赤銅色花的鳶尾屬(*Iris*),顏色变淡。有麝香气味的貝壳使手指染成紅色。”(1832 年 4 月 17 日)。**

“非常無聊。書籍[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光陰象快馬疾馳。西班牙的著作:巴塞罗纳城出版的皇后的审判,还有西班牙故事集。一个人只有在經過了几天这种空閑無事以后,方才会知道讀書的快乐。”(1833 年 9 月 4 日)。

“观察一只鸕鷀捕魚的情形;它把那條魚連續放走了 8 次。这种情形很象猫玩弄老鼠,或者象水獺玩弄魚。”(1833 年 3 月 20 日)。

在以后的筆記本里,地質学方面的簡述和細節的筆記占有了愈来愈多的地位,而一般的描写則变得愈来愈少了。他具有了这种热烈的爱好;这就使他在一封給自己的妹妹(卡薩琳)的信里写道:“这里的地質却一些也使人感不到兴趣。第一天獵取鸕鷀或者第一天追捕野兽时候所得到的愉快,都比不上發現一批良好的骨化石时候所得到的愉快;这些骨化石会得用一种差不多是現代的語言来講述自己的过去的历史。”***在他回国的这一年

* 这些筆記本已經在 1945 年被諾拉·芭洛編印出来,作为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一書的第三部分;参看中譯本(科学出版社,1958 年)。——譯者注。

** 这一段的最后兩句按原書(筆記本)修正。——譯者注。

*** 参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 20 封信。——譯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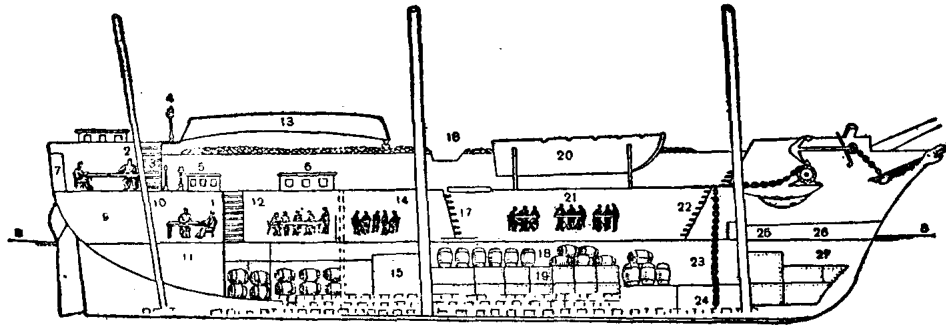
里面,他甚至認為,很可能“真正的地質學家們”會得來傾听他的意見。他在家信里(給卡羅琳)写道:“我的地質研究使我的情緒大大興奮起來;我甚至急切希望,真正的地質學家們會認為我的觀察資料有相當的價值。”*

从这 18 本小筆記本里,就产生出了 800 頁構成現在这一本書的旅行日記的原稿。达尔文利用航行期間里的比較空閑的時間,根据这些草写的筆記来写出自己的旅行日記,有时要过了三、四个月才开始写出以前的日記来。我們能够想象到,他在从陆路考察旅行回来以后,不是坐在自己的狹小的房艙里,就是坐在外国市鎮里的临时寄宿所里,补写出这很多頁字体細密的日記来。

日記的內容不同的版本

現在第一次出版了全本旅行日記的原稿。这个原稿的現在的收藏者查理士·达尔文教授,曾經允許我并且使我得到种种方便去利用这个原稿。伯那德·达尔文 (Bernard Darwin) 先生曾經使我能够自由翻閱那些小筆記本和他所收藏的各种有关貝格尔艦方面的其他資料。由于他們的親切合作,使我的編輯這本書的任务能够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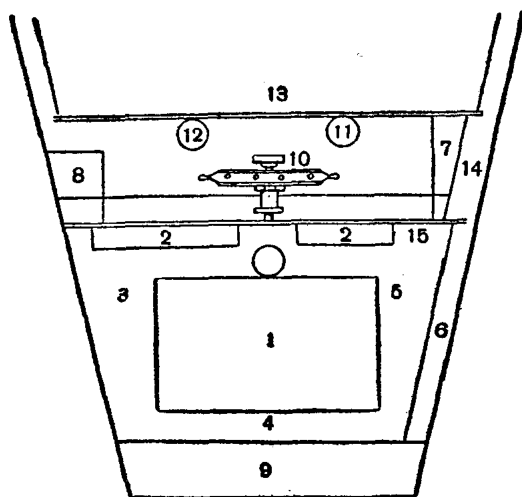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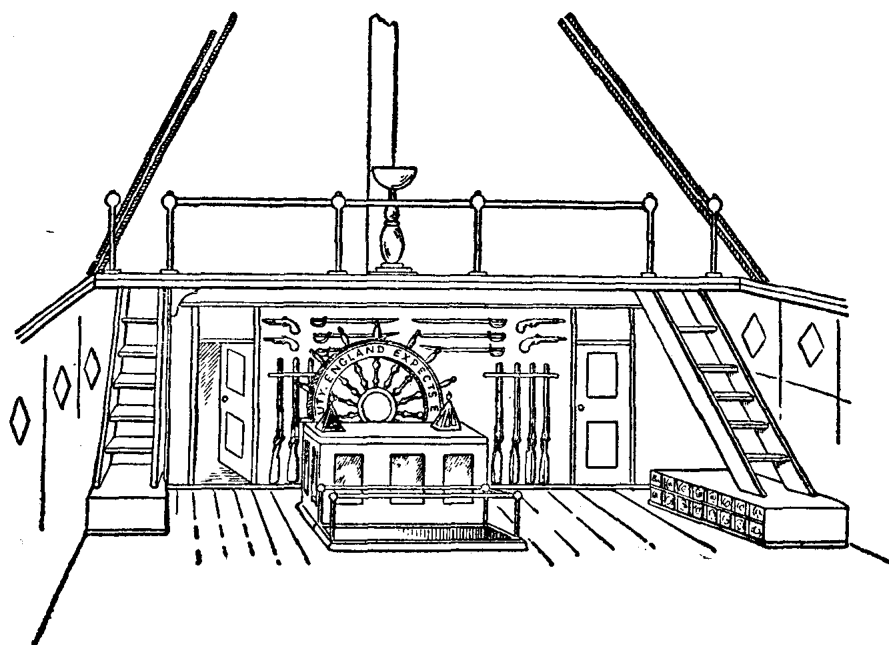
在这本旅行日記和过去已經出版的著名的兩種不同的日記(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考察日記)之間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此这就显得把現在這本書出版是确实必需的;把这三本書來研看,就可以發現,在过去已經出版的兩個版本里,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內容已經被刪略去了,因此現在是第一次被發表了出來。在其余的部分当中,有不到三分之二的文字是字句相同的,或者是略微作了修改的,而余下的部分則是被节縮了的。达尔文在已經出版的兩個版本里,增加了很多科学方面的詳細說明和討論;这是从他所保存在巨大的分离的書本里的大量有关地質学、鳥类学和其他方面的筆記那里摘引来的。这方面的原稿文字



貝格尔艦的縱剖面圖(P. G. 凱恩繪)。

1. 达尔文在艦長室里的座位; 2. 达尔文在船尾樓房艙里的座位; 3. 达尔文在船尾樓房艙里的抽屜; 4. 罗盤; 5. 艦長室的天窗; 6. 下級軍官室的天窗; 7. 書櫥; 8. 吃水綫; 9. 艦長儲藏室; 10. 艦長室; 11. 面包儲藏室; 12. 下級軍官室; 13. 單桅小船(whale boat); 14. 海軍見習生食堂; 15. 酒窖; 16. 戲門; 17. 大艙口; 18. 牛肉桶和猪肉桶; 19. 貯水箱; 20. 軍艦中部的艙板; 21. 水手食堂; 22. 前艙口; 23. 藏帆室; 24. 錨纜庫; 25. 工具庫; 26. 病室; 27. 煤艙。

* 參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 33 封信。——譯者注。



貝格尔艦的后甲板的外形和平面圖(P. G. 凱恩繪)。

在舵輪的中心圓盤的表面上,有一幅繪有海神 Neptune 和他的三尖戟的圖畫,是藝術家爱尔(Earle)所繪的。

1. 航海地圖桌; 2. 达尔文的抽屜; 3. 达尔文的座位; 4. 斯托克斯的座位; 5. P. G. 凱恩的座位; 6. 航海地圖櫥; 7. 斯托克斯的吊床; 8. 廁所; 9. 藏書室; 10. 舵輪; 位在船尾樓前端向外伸出的棚蓋下面; 11—12. 羅盤,放在小櫃里面; 13. 船尾樓的前端; 14. 臥床; 15. 門。

占有2,000多頁,是从这些小筆記本里的草略的筆記的严格的科学部分里面扩大而成的。現在的旅行日記原稿本的字数,都显著地比以前出版的兩本考察日記的字数少些。根据各書的英文字句所占的相对長度来作粗略的估計如下:旅行日記的原稿本是189,000字;第一版考察日記是224,000字;第二版考察日記是213,000字(英文字)。这是因为增加出来的科学討論部分的字数要比原稿中的未發表的部分的字数多的緣故。

因为在旅行日記的原稿本里,沒有包含很多这些詳細的科学方面的叙述和討論文字,所以它在科学方面較不重要,可是它更加清楚地提供出了查理士·达尔文學習科学的历史部分。

差不多在每一頁里,都可以看出旅行日記的原稿本和第一、二兩版的考察日記之間有很多大同小异的地方。我在現在這本書的末尾,把比較重大的彼此不同的頁数和行数列成一表,以便查考。这本旅行日記是在1831—1836年間写成的。第一版的考察日記是在1839年出版的,而第二版考察日記則是在1845年出版的。因此,从达尔文的进化观点的發展方面看来,任何一种意見的变化都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并且將在后面这一部分加以討論。

在已經出版的兩個版本里面,旅行的日期并不是严格地按照次序排列的;在整个5年的航行期間里,有4年的時間都耗費在測量南美洲的海岸一帶,而且时常有兩次或更多次在相隔相当長的時間以后又再到达同一地方去。达尔文就把所有关于同一地区的叙述都归进到他的著作的同一部分里去,因此虽然得到了主題上的統一,但是却丧失了日期上的連貫性了。在現在这本旅行日記里,經過的事件当然是連續下去的,同时还鮮明地显露出了他們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測量广大的大陆海岸方面所必然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情形。

由于我看到了旅行日記的原稿抄本和考察日記的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原稿的抄本,所以我把这三种稿本互相对照的工作也大大方便起来。我的父亲賀拉西·达尔文*为了保証原稿不致遺失起見,曾經在1891年(在他的父亲去世以后9年时候)制作了它們的抄本。可是,原稿的字体非常难認,而且打字工作也很不熟練;因此,在每一頁打字紙的文句里都有錯誤的字出現。我的父亲曾經在这三种抄本的前面都写了下面一段序文:

“下面这个著作是查理士·达尔文在貝格尔艦的航行期間里所写的旅行日記的原稿抄本。在它里面,包括着他的日常生活的記述;有很多記事已經在考察日記里發表过了。他的科学方面的觀察的記錄另外記写在分散的筆記本上面。

在这个抄本的各頁上側的頁碼数字是依次連貫的,而在各頁下側的頁碼数字則是和原稿的頁数相符的。

这三种抄本都是在我的指导之下由华林頓(J. Wallington)用打字机来打制出来的。

賀拉西·达尔文

劍橋, 1891年4月。”

* 賀拉西·达尔文(Horace Darwin, 1851—1928)是查理士·达尔文的第四个兒子,工程师。——譯者注。

費支罗伊的建議

讀者們可能会忘記，达尔文在最初接受建議去和艦長費支罗伊一起參加他的測量航行的時候，還只有22歲的年紀；同時，他關於事業方面的不確定的心意，好像是很會趨向於擔任聖職和過着某種安靜的鄉間生活。在弗蘭西斯·达尔文*所編的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里，已經說明這幾個變化劇烈的日子裏的經過情形；當時這個要和費支罗伊一起參加貝格尔艦的航行的建議，曾經幾乎受到拒絕，並且真正達到了千鈞一髮的危機。** 幸亏他的舅父約西亞·魏之武對查理士·达尔文方面提供了有利幫助的保證，替他辯護，消除了他的父親羅勃特·达尔文的過分的顧慮。在魏之武所寫的信的句子里，有一種機敏的見識：“如果把他看做是一個具有廣大的好奇心的人，那麼這次航行就將提供給他一個難得的机会去觀察人們和事物了。”要是他仍舊留在家鄉，把那個射取鸕鶿的季節的开始日期看做是最重要的日子，那麼恐怕他的那個差不多已經固定的去當神甫的目的就會實現了吧？恐怕在過了五年以後，就會有一大批教義問答的文章來代替這一堆筆記本了吧？在當時的這些日子裏，大家很難會把科學研究看做是一種事業；查理士·达尔文自己甚至在最初航行了5個月以後，還仍舊在一封家信裏寫道：“……我覺得在我的頭腦里時常浮現出了一個十分安靜的牧師生活的遠景來；甚至是在棕櫚林里面，我好像也看到了它。”***

這次航行的價值

在這次航行期間里，輪流具有着緊張的觀察的期間和安靜的回忆時間；這個環境對於达尔文的正在發達的腦筋是一種理想的鍛煉場所。在這本旅行日記里(1831年12月13日)，他還在德翁港等候開船的日子裏，就定出了一個計劃如下：

“要定出任何的計劃來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在軍艦上沒有什麼辦法的話，那麼我確信就會無事可做的了。我的主要的目標就是：第一要去採集標本，觀察它們，並且閱讀我所能夠掌握到的一切有關自然史的各部門的知識。氣象觀察，研讀法文和西班牙文，數學和少量經典著作，或者至多在星期日研讀希臘聖經(Greek Testament)。”****

他的計劃的第一部分後來超過于其他的希望，被他經常奉行着；可是，我們不能夠料想到，他究竟把希臘聖經研讀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可以知道，在貝格尔艦的航行期間里，經常和他伴隨在一起去作考察旅行的唯一的書籍，就是密爾敦的詩集。

他自己的評估

如果讀者們需要知道這次航行的價值的話，我們可以舉出他親自強調過的關於這次

* 弗蘭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 1848—1925)是查理士·达尔文的第三個兒子，植物學家，曾經幫助父親做試驗工作。——譯者注。

** 參看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第1卷，第100頁等。——原注。

*** 參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10封給卡羅琳·达尔文小姐的信。——譯者注。

**** 參看後面1831年12月13日的日記。——譯者注。

航行对他将来一生具有無限影响的話来。他在自己的自傳里写道：“貝格尔艦上的旅行，是我一生当中的最重大的事件，并且决定了我的全部研究事業。”他特別談論到“当时我所养成的那种專心致力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習慣。我所想的和所讀的一切东西，总是直接有关于我所見到的或者可能見到的东西。这一种思想習慣，在5年的航行期間里，始終保持下去。我深信这种訓練是使我能够对科学方面有所貢獻的原因。在回顧过去的情形时候，我能够看出我对于科学的爱好怎样逐漸压倒了对于其他方面的兴趣。在开头兩年当中，我喜欢打獵的旧有嗜好还是絲毫不减；我亲自去射击，采集一切飞禽走兽的标本；可是，后来我就逐漸地把一部分射击工作交給我的僕人去干，最后就全部交託給他了，因为打獵妨害了我的工作，尤其是妨害了我去探究每一个地区的地質構造的工作。我發現，不过是不知不觉地發現，观察和推理方面的兴趣，要比了技巧和娱乐方面的兴趣，更加高尚得多。在航行期間里，由于我不断地追求知識，我的头腦开始發达起来了；这說不定可以用我的父亲的一句話来作証明；他是我所見到过的最敏銳的观察者，具有怀疑精神，而且絕對不相信骨相学；因为在航行結束以后，当他初次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回轉头去，对着我的姊妹們，并且喊道：‘哎呀，他的头型完全变了样子了！’”

考察日記

达尔文在他所写的家信里面，曾經有少数关于他对自己的考察日記的評估的指示。他在一封信里告訴他的姊妹道，他对于記錄下航行期間里所看到的奇异事情的工作很感到兴趣，并且还补充說：“我在細心和生动地描写我所看到的所有一切事物方面，耗費了很多精力。”虽然这样，当他把日記的一些片断寄回家中給自己的姊妹和父亲閱讀的时候，他对于他們接受他的日記方面感到有些胆怯，因此他在离开英格蘭不到一年的时候关于寄送自己的第一部分日記方面写道：“我把自己日常記写的日記裝在邮包里寄給妳。它曾經使我感到厭惡，因此我就想把它送走；如果在你們当中有誰对它發生兴趣，那么就讓他去閱讀它吧。在它里面，有很多話是写得很幼稚的。可是，應該記住，我單單是为了使自己将来回忆这次航行而記写它的，所以在这里面并不是事实的記錄，而只不过是自己的印象罢了；請記住，我的辯解理由，就是我通常总是在記写它的时候，已經疲累不堪了。”*过了几个月，他又請求他的姊妹們不要冒險托邮車把他的日記送到梅亦尔去（他的舅父約西亞·魏之武和他的未来的妻子爱瑪就居在梅亦尔）：“除此以外，請勿託邮車轉寄它（妳恐怕会以为这句話写得太可笑了），否則要是它遺失了的話，那么这也就等于遺失掉我的一部分回忆了。”**如果象他所疑慮的那样，以为这本日記“写得太幼稚了”，那么她們就不会完全把它送給舅父約西和表姊妹們去看了。在过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自信心就显得更加强烈起来；他曾經写过：“我的日記愈来愈写得精彩；”***后来又再写道：“听到父亲对我的日記很喜爱，这真使我非常高兴。当然大家很容易看出，我用在写日記方面的精力和时间

* 參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10封信。——譯者注。

** 參看同上書第14封信。——譯者注。

*** 參看同上書第12封信。約西(Jos)就是約西亞(Josiah)的亲暱的称呼——譯者注。

是很少的。我把更加多得多的注意力用在自己的地質筆記和动物的記述方面”。*甚至在航行將近結束的時候，當這位新參加工作的人的寫作表明出有更大的確信來的時候，他的雄健情形仍舊沒有完全喪失，因為當艦長費支羅伊表示他的日記值得發表出來的時候，他就感到惊奇起來。

他寫給他的姊姊說，艦長費支羅伊“已經向我建議，要我和他合在一起出版航行記，就是可以為了他而處理或者安排自己的日記，並且把它去和艦長自己寫的航行記合併在一起。當然，我已經說過，如果他缺乏資料，我完全同意這件事情；或者如果他以為我的日記里的拉雜的瑣事也有一些發表價值，那麼我也照辦。”**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種愚蠢的建議真正會毫無結果。1836年12月，在达尔文回到英格蘭2個半月以後，這件事情仍舊還是明顯地在討論中。他的未來的妻子愛瑪·魏之武曾經寫信給她的嫂嫂芳妮·魏之武道：

“卡薩琳·达尔文告訴我說，他們很急切地盼望妳和亨士萊〔魏之武〕對於查理士的考察日記的真實的意見。我確信，霍倫德博士 (Dr. Holland) 如果以為它沒有出版的價值，那就錯了。我以為，他決不能夠充當任何的裁判員，去斷定什麼是有興味的或者是有趣味的。卡薩琳並不贊成這本考察日記可以和艦長費支羅伊所寫的航行記合併在一起，並且想要把它全部都放進到一個附錄里去。”¹⁾

無論如何，愛瑪和卡薩琳的擁護意見，好象超越過了霍倫德博士的使人灰心的預料，而這本考察日記終於在1839年出版，作為費支羅伊所編的官方的出版物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的第III卷。达尔文的原稿是在1837年就準備好，交給了出版者，可是由於費支羅伊生病，所以延遲了兩年才出版。

進化觀點

大家時常討論到达尔文的進化論的信念。弗蘭西斯·达尔文在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第2卷的開頭幾頁上，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並且又在他對於物種起源的基礎 (The Foundations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²⁾的緒論里談到這個問題。我們知道，达尔文在1831年離開英格蘭，當時他還是堅信着物種不變和具有神造論者的觀點。我們也知道，他隨身帶去了萊伊爾所著的地質學原理第1卷，以後又在南美洲得到了它的第2卷。1837年，就是在他回到英格蘭以前不到一年的時候，他就完全相信物種的地理分布和物種變異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並且決心親自去探求變異的法則。

达尔文曾經在一本小日記本里，記寫下他的一生當中的重大事件；在這小日記本里所寫的1837年的一般記述的相對一頁上面，他寫道：“在7月里，開始寫第一本關於‘物種變異’的筆記本。我曾經在去年3月里，對於南美洲的化石的性質和加拉巴哥斯群島的

* 參看查理士·达尔文和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21封信。——譯者注。

** 參看同上書第33封信。——譯者注。

1) 參看愛瑪·达尔文，第1卷，第387頁。——原書編者注。

2) 劍橋大學出版部，1909年。——原書編者注。

物种情形發生很大的惊奇。这些事实正就是我的一切观点的起源（特别是后面一种情形）。”

这真是最明显地宣布說，他的进化观点已經在他的环球旅行的最后几个月里开始逐漸發展起来了。在环球旅行的最初几年里，他主要是在于获得他所到达的各个島嶼和地区的地質方面的知識；这正是他想要解决加拉巴哥斯群島上的物种方面的難題的考虑的地質学基础，并且使他最后得出了物种起源的学說。1834年，当他在法尔巴来索的时候，他对于近代陆地上升的形迹，發生很深刻的印象。他在描写了長途步行和評論各种芳香的灌木的差异时候写道：“在这种植物界里面，我惊奇地發現，昆虫都和通常所見到的远不相同；实际上，这种稀有情形也發生在几种較高等的目的动物方面。这里有很少数的四足兽，而鳥类也并不很多。我已經發現几塊近代軟体动物的貝壳堆积層，它們在1,300英尺的高度处还保存着它們的原来的色澤。在这个高度以下的地区里，也散布着这些軟体动物的貝壳。这似乎極不可能去推測說，一个地方的动物缺少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这个地方从海面向上升起以后，还没有一种动物被創造出来。”（参看1834年8月5日的日記。）

这一段話是在1834年写的。1837年，当他准备把自己的考察日記付印的时候；这一段話沒有得到發表的权利而被刪略去了。还可以看到一些表明出他的观点發生变化的例子；例如，在1836年1月18日的日記里〔譯本第291頁〕有一段关于蟻獅（Lion-ant）的插話；还有在1835年9月26—27日的日記里〔譯本第257頁〕有一段关于加拉巴哥斯群島的物种的討論（又参看譯本第257頁和第291頁的原書編者注）。可是，总的說来，在这三种不同的日記里面，都可以显著地証明他的观点發生了一些变化。可是，在1845年的版本里，却沒有显露出一種更加强烈的进化論的傾向来；这真是使人感到惊奇的問題。达尔文的特有的小心謹慎态度，無疑地阻止了自己的学說，在未成熟的时候用任何方式發表出来。可是，在这几年里有另一种影响出現，它不能够被充分地發揮，而且它也一定是曾經对他的意見的發展方面發生过極其重大的影响的。

艦長費支罗伊

罗勃特·費支罗伊的性格是非常突出的；他和达尔文兩個年青人發生了最密切的友誼关系。¹⁾在达尔文的家信里，表明出他非常敬佩这位比他只大4岁的年青的艦長。罗勃特·費支罗伊是虔誠地信仰創世紀的最初几章的教义的人，他的近乎宗教狂的見解在航行期間里發展得特別热烈起来，而他的同食的朋友則在科学的探求真理方面也显得特別热烈起来；这种情形一定成为他們的友誼方面的一个奇怪的要素。可是，費支罗伊的超过达尔文的权势，这样清楚地在这次航行的早期的达尔文的家信里表明出来，而到最后則衰退下去了；他們后来在探險以后的几次討論是共同进行的，这可以从他們的相似的叙述方面来得到証明；这些討論有时必定会使达尔文由于費支罗伊所夸張地講述的神造論者的观点而更加靠近真理。这一类討論必定会促进他構成一些意見；可是，很可能由于达尔文对

1) 参看康希耳杂志（Cornhill Magazine），1932年4月。——原注。

罗勃特·費支罗伊具有很真实的情感和敬佩,而使他的明显的表示拖延了下去。

費支罗伊从来没有被人承認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他后来自認是一个气象学專家,并且成为商务局的气象处的处长。可是,他的使人敬佩的測量工作/很少被人承認,但是应该記住,由于他的繼續不断的劳动,貝格尔艦在回到英格蘭的时候,就带来了至少有 82 幅海岸地圖, 80 幅海港平面圖和 40 幅風景圖,使海軍部的水路測量局增加了声誉¹⁾;要知道,大多数的艰苦工作都是在風暴强烈的南美洲的海面上完成的,而海軍部所規定的宏大的工作計劃表,并没有暗示要經歷到一連串的冒險和艰难生活。除此以外,还应该記住,这位貝格尔艦的指揮官,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發起和热誠,去邀請年青的还没有过閱历的自然科学家作伴,一起参加探險,并且把他登記到艦上的人員名册里去。

命运之神用譏諷的态度来对付了費支罗伊和他对于同艦的自然科学家的一片热誠;这位自然科学家会去“收集有用的知識”;可是,正象我們从他关于这次航行的記述的其他部分方面所知道的,他还收集到另一些知識,而这些知識就把地質学的怀疑派的說法完全駁倒了;他駁斥了“聖經里所載有的各种說法的”严格的教条的真理。

达尔文在他 67 岁的年紀时候,用閱历广博的眼光,对于費支罗伊的性格作了周到的回忆的記述。可是,在已經出版的他的自傳里,他把原来的記述这方面的文句刪略去了一大半,所以我认为現在有把它全部發表出来的价值,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文句能够象它这样良好地表达出費支罗伊对他的同伴們的主要影响来了。

“費支罗伊的性格是奇特的,具有很多非常高貴的特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务,待人很寬大,勇敢,有决断和不屈不撓的毅力,而且是一个对于他的所有下屬的人的热情的朋友。他愿意忍受种种困难,去帮助他認為值得帮助的人。他是一个美貌的男子,显著地象一个具有高度禮貌的紳士;里約热內盧的公使曾經对我說,他的待人态度很象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助爵卡斯特勒利(Castlereagh)。虽然这样,他一定在外表上有很多特征是从查理士二世(Charles II)的身上遺傳下来的,因为华里契(Wallich)博士曾經給我一套他过去所攝取的照片,而我因为看到有一个人象和費支罗伊相似而感到惊奇。当我研看这个人象的姓名时候,原来这就是索皮斯基·斯圖亞特(Ch. E. Sobieski Stuart),阿尔伯尼伯爵(Count d' Albanie),是一个同一皇族的旁系的子孙²⁾。

“費支罗伊的性情要算是最倒霉的了;这不仅是表明在容易發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長期对于那些曾經使他發怒的人繼續不斷發脾气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的时候最坏,他用着自己的象老鹰一样敏銳的眼睛,总是能够在船上發覺到一些錯失的地方,于是就大大申斥一番。当那些下級軍官在午前彼此交班的时候,他們就时常詢問道,‘今天早晨喝到的咖啡究竟燙嘴到什么程度呀?’;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艦長的脾气究竟怎样呀?’

“除此以外,他还帶有一些怀疑态度,偶而也会显得非常垂头伤气,有一次簡直接近于

1) 參看海軍中將道格拉斯的文章,自然杂志,1932年2月6日。——原注。

2) 阿尔伯尼伯爵要求繼承皇位的事情,曾經被查明是沒有根据的傳聞。參看季評杂志(Quarterly Review), 1847年,第81卷,第83頁。——原注。

發狂了。

“他好象对我时常失却确切的判断和常識。他对我非常亲切,但又是一个很难和人亲密地相处在一起的人;这种亲密关系从我們在同一个房艙里共同进食方面說来是必須会跟着發生的。我們曾經爭吵过几次,因为他在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完全不講道理。例如,在这次航行的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亞地方,他曾經替那个被我所痛恨的奴隶制度作辯护,把它贊美了一番,并且告訴我說,他剛才去訪問过一个大奴隶主;这个奴隶主当时把他的很多奴隶召唤来,詢問他們是不是生活得快乐,他們是不是愿意恢复自由,而大家都回答說,不愿恢复自由。我接着就帶着一种大概是諷諷的口气去詢問費支罗伊道,他有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来保証奴隶們在他們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确的嗎? 這句話就使他怒气冲天,因此他就說道,因为我怀疑了他的話,所以我們再也不能相处在一起了。我以为,我一定要被强迫离开軍艦了;可是,这个消息立刻就迅速傳播开来,因为艦長把海軍上尉召去,用咒罵我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的怒气;而我則因为接受到全体中下級軍官的邀請,去和他們一同吃飯,所以感到大大的滿足。可是,在过了几小时以后,費支罗伊又表現出他的通常的寬宏大量来,派一个軍官来向我道歉,并且要求我仍旧和他繼續在一起生活下去。我又回忆到他的行为的另一个例子。在普里茅斯地方,在我們开船以前,有一个陶器商人,拒絕掉換几件曾經被我們从他的店里購去的商品;艦長費支罗伊就对他大怒起来;后来艦長就向那个人詢問一套很貴重的瓷器的价錢,并且說道,‘要是你沒有这种不講道德的举动,那么我就会購買你这套东西了’。因为我知道船艙里已經滿装着陶器,所以我就怀疑他是不是会有一些購買这一类东西的心意;当时我一定是在面上表現出了自己的怀疑神色,因为我沒有說过一句附和的話。在我們离开这家店鋪以后,費支罗伊就瞧着我說道,‘你难道不相信我說过的話嗎?’于是我就不得不承認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他就靜默了几分鐘,接着便說道,‘你的想法是对的,而我在对这个混蛋發怒的时候,就干出了錯誤的行动来。’

“在智利的公塞普森地方,可憐的費支罗伊悲哀地干着过度的工作,他的情緒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訴苦說,他一定要派一大队人来对付这地方的所有居民。我就劝告他說,我以为,在这些情况之下,对于他的本分說来,是用不到这样去干的。他接着就發出了一陣狂怒,宣布說,我是一种只知受恩而不知报答的人。我听了不發一言,站起来就离开船艙,并且回到公塞普森去,接着就借宿在那里。过了几天以后,我再回到軍艦上去,又受到艦長象过去那样热誠的接待。虽然这样,可是海軍上尉对我說道,‘你这个混蛋,哲学家,我希望你不要再同船主人吵架了;在你离开軍艦的这一天,我真是累死了(这艘軍艦正在修理),他拖住了我在甲板上面一同散步到半夜里,而且还接連不断地咒罵着你哩。’

“这种和一艘軍艦的艦長难以取得和睦共处的生活的情形,由于它差不多是對抗性的对付他,而变得更加惡化起来,好象是一个人对付着另外一个人一样;这是由于他所保持着的一种威势所造成的,或者是由于当时軍艦上大家所保持着的敬畏心理所造成的。我記得,曾經听到关于这方面的有趣的例子,这就是关于阿德文丘号船上的軍需官的一件事情;貝格尔艦在航行的初期,曾經借用这只船一起去做測量工作。那个軍需官当时正在里

約熱內盧的一所出售甜酒給船員們的店鋪里；后来有一个穿普通衣服的小紳士走进店来。軍需官就向他說道，‘喂，爵士，請您嚐嚐这种甜酒，并且对它提出一些意見来’。这位紳士就听从他的邀請，把酒嚐了一嚐，于是就立刻走出这家店鋪去了。店主人就詢問軍需官，他是不是知道，他对那一艘剛才駛进港口的战列艦的艦長講过什么話。这个可憐的軍需官馬上駭得話都講不出来，同时手里的酒杯也突然掉落到地板上去了；他馬上跑回到船上去；阿德文丘号船上的一个軍官向我确言說，以后再沒有人去劝誘他上岸去，因为他在这一次由于亲热的話而造成的可怕的事件以后，就很怕会遇到艦長。

“在回国以后，我只不过偶而遇見到他，因为我恐怕会無意之中得罪他，并且有一次就曾經發生这种事情，几乎不能够互相和解。后来，因为我發表了一本象物种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 一类的非正教的書籍* (因为他已經变成一个非常信仰宗教的人)，所以他非常怀恨我。我恐怕，他在晚年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改善的；这都是由于他的寬宏大量而产生的。無論如何，在他去世以后，曾經有人發起一次募捐，把捐款来償回他的債務。他在晚年的生活过得很憂悶，以至于自杀，正象他的舅父卡斯特勒利助爵的情况一样；他在态度和外表方面都是和他的舅父極其相似的。他的性格在有几方面很象我曾經見到过的一位显貴的人物，不过由于有一些重大的缺点而显得平淡了一些。”

* * *

如果現在所出版的日記的原稿的有几部分被認為是生活瑣事，那么我們能够提出唯一的辯解來說，把它完整地保留下来也是有价值的。起初达尔文确实不是为了任何要把它出版的想法而記写它的。他曾經写一封信給亨斯罗教授，这就可以証明他的考察日記第一版的出版情形；他写道，“如果我一直活到80岁的年紀，那么我將为了發現自己成为一个著作家而永远不停地感到惊奇。在夏天我动身以前，如果有人告訴我說，我会成为当代的天使，那么我一定会認為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貝格尔艦回到英格蘭以前不多几个月的时候，他听说亨斯罗教授已經从他所写的关于地質問題方面的信件里，摘取出一部分来，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就以私人散播的小册子方式把它發表出来。他就在写給妹妹的信里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說：“我写給亨斯罗的信，也好象写家信一样，写得粗心大意的，所以把这种既不細心又不精确的东西發表出来，真是十分冒險的举动了。”** 虽然这是关于他的信件方面的話，但是也明显地可以把它适用到这本沒有修正的考察日記方面去；說不定也有几个人会認為，这种劝告在这里是值得尊敬的。可是，在过了一百年的时间以后，我們認為可以恰当地去忽略这一类警告，并且假定說，我的祖父的考察日記的原稿的正确的抄本，現在能够要求不仅具有科学的史料的价值，而且具有一种著作的价值；这个著作能够保持着它的一种引起自發作用和引人入胜的力量。对很多讀者說来，不論在智識方面，或者在年代方面，查理士·达尔文这一个形象都是站立在很远的前列。在这一本書里，含有着他在最初的精力旺盛和热爱生活的时候的情形。

* 應該是指达尔文的考察日記，就是阿德文丘和貝格尔艦兩艦航行記的第3卷。——譯者注。

** 參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34封信。——譯者注。